



江津聖泉寺旁有個栖清書院 明代名臣江淵曾在这儿讀書

□ 欢镜听

江津往事 寻踪

主办单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江津區聖泉街道雙龍社區境內有一條街，當地人稱“橫街子”。顧名思義，就是一條“橫”着的街道。其實，稱之為“街”是誇張，再加上“道”是太誇張。橫街子長不過數十米，寬不過二三米。不過，橫街子雖小，卻是聖泉的淵藪所在。

一

公元215年（建安二十年），時年35歲的諸葛亮啟程從荊州入川，協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。諸葛亮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動身之前，他已將巴蜀大地的山川、河流、物產、氣候、風俗、人情等了解清楚，每到一個地方，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，派出精幹的人員駐留下來，提前為後來“蜀國”的建立籌備人、財、物。其中，就有乘泉。

乘泉是諸葛亮軍帳下的一名術士，在軍隊里專門負責各類軍事設施的勘探與構建。一天晚上，諸葛亮在軍帳里對乘泉說：“巴蜀大地雖然物產豐富，但由於戰亂頻繁，導致千里荒蕪，人煙稀少，將來建國，如果沒有充足的人口，不僅難以與魏、吳爭雄，還有覆滅之患。”說到這兒，諸葛亮在地图上指著一處呈“几”字形的江灣說：“我觀此地，最宜生兒育女，等天下太平後，這個地方必定六畜興旺，人丁發達。”

乘泉何等聰明，不等諸葛亮說完，他已知自己的任務。次日一早，他辭別諸葛亮，踏上了前往巴蜀的漫漫长路。乘泉要去的地方，就是現在的江津。諸葛亮在1800多年前手指的那灣江水，就是現在的几江。

經過長達數月的夜宿曉行，乘泉終於進入江津境內。一天，他沿崎嶇山路攀到一個山崗頂上，放眼一望，一條呈“几”字形的大河之水出現在前方。乘泉的心潮立刻澎湃起來，兩汪淚水奪眶而出，激動地說：“軍師啊，我找到這個地方了！”

二

接下來，乘泉以几江灣為核心，踏遍了周圍的每一座山頭，涉過了周圍每一條溪流，最終，找到一處最適合“開壇授藝”的地方，居然就是他最先站立的橫街子。

很快，以几江灣為核心的方圓數十公里的老百姓，知道橫街子來了一個“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”的術士，他在橫街子搭了幾間茅屋，免費教授童男童女們學文化，傳授童男童女們各類生活知識與生存技能，用現代語言來說，乘泉實施的是“優育”計劃，他深深地懂得“人才要從娃娃抓起”的道理。

一轉眼，數年過去，乘泉口傳心授的第一批學生也開始談婚論嫁了。眾所周知，舊時男女結婚較早，很多人在20歲前，就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父母了。這些學生，分散到几江灣周圍，將學到的知識與技能，傳授給更多的童男童女。

一天，一艘小木船停泊在几江灣，一個兵士打扮的中年男人在一個當地老農的帶領下出現在橫街子。乘泉知道，諸葛亮在召喚他了。乘泉還知道，儘管他離開了，但他播下的“讀書”種子一定會枝繁葉茂。

常言道：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果如乘泉所料，經過近百年的繁衍生息，這儿形成了“窮不丟書，富不丟豬”的風氣。諸葛亮曾經預言過“最宜生兒育女”的几江灣畔，已有城邑出現，大街小巷，人員川流不息。乘泉講學的橫街子腳下，六畜興旺，人丁發達，慢慢形成了一條小街。每逢趕場天，交易市場上，雞鵝鴨的聲音還沒落完，豬馬牛羊的聲音又唱和起來。飯店里，前幾個食客打著响噱還沒邁出店門，後一撥食客又跨了進來，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。當地人為了紀念那個在他們心目中如同聖人般的乘泉，給這條街道取名：聖泉街。

三

又過了500餘年，即公元755年，“安史之亂”爆發，威赫的大唐帝國一夜之間由強盛轉為衰敗，史稱“晚唐”。

就在唐玄宗李隆基一路狼狽地逃往巴蜀時，遠在河南洛陽的伊水河畔，一個年輕僧人冒著綿綿陰雨來到龍門石窟，他先是彎腰掬一捧清冽的伊河水洗洗臉，再遙望一番雨霧中顯出模糊山形的伊闕門，後久久凝視著盧舍那大佛（龍門石窟中最大的石刻佛像，傳說是根據武則天的容貌畫像雕刻而成）。良久，年輕僧人收回目光，背上行囊，打開油布傘，毅然踏上通往巴山蜀水的石板路。不同的是，晚唐皇帝李隆基躲進了有“錦官城”之稱的成都，依日享樂著，依日腐化著。而年輕僧人的腳步則在“錦官城”邊稍微駐一駐，趕在午時到來之前，化緣得來一碗米飯，繼續朝著他心中的目的地走去。年輕僧人要去的方，就是今天的江津區聖泉街道雙龍社區橫街子。

終於，年輕僧人進入江津境內，穿過聖泉街，站到橫街子上。放眼望去，時光雖然過去了500餘年，那幾間茅屋已變為幾戶民居，坡坎下原本雜草叢生的地方變成人聲鼎沸的聖泉街。遠處的几江灣，灰色的船帆在碼頭前起起落落……眼前的一切，與他年少時的“聽聞”大不同。不過，風

貌可變，人事可換，新朝替代舊朝，然而，那一灣几江水仍在，橫街子周圍的山形地勢仍在。更讓年輕僧人深感安慰的是，腳下這塊無名之地，現在有了一個神聖的名字：聖泉。跟著，年輕僧人敲開一戶人家的門，很順利地駐錫（佛家用語，停留的意思）下來。

奇怪的是，與當地人的交往中，年輕僧人從不談起自己的身世，甚至連遁入空門之後的僧名也不透露。時間一久，人們的好奇心也日漸一日地寡淡了，稱他“外來和尚”。

一段時間後，外來和尚踏遍了聖泉周圍的山山水水，待目標確定之後，他徑直找到當地一個有影響的鄉紳，談了他的想法。原來，在民俗中，風水有輪換一說，如同屋瓦每60年要續氣、人事每十年有更新一樣。好風好水的美穴地，200年後，外行人看山形觀地貌沒變。可在術數家眼里，真風真水早已偏離了航向。

鄉紳一驚，急問：“怎麼辦？”

外來和尚遙指一處青石悠悠的地方，說：“在那兒修一座寺廟，寺側開設書院，這樣一來，僧人有‘駐錫’之處，凡人有‘解憂’之所，兒童有‘讀書’之家，並且，那個地方緊鄰江津到璧山、永川的官道，必要時，也可为往來行人的休養提供方便。”

日子過得很快，幾年過去了，在外來和尚的親力親為之下，寺廟落成，只等著給寺廟取名、驗收、開光後，這一份大功德就算告成了。然而，一天清晨，外來和尚如同來時一樣，背上行囊，拿起油布傘，悄悄地離開了聖泉，留給當地人一連串的不解之謎。最後，當地人給這座新落成的寺廟取名：聖泉寺。

四

600多年後，一個後來載入“二十四史”的男嬰於公元1400年誕生在廣義的聖泉，他叫江淵。少年時代的江淵，曾與眾多的聖泉子弟一起在聖泉寺旁的栖清書院求學。

公元1430年（明宣德五年），30歲的江淵考中進士，開始宦海生涯。公元1449年（明正統十四年），爆發“土木之變”，大明帝國危如累卵。就在朝中大臣眾議南遷之關鍵時刻，年近五旬的江淵挺身而出，力排眾議，以文官身份團結兵部尚書于謙，開始了壯懷激烈的“京師保衛戰”，數次擊退、歼滅瓦剌軍隊，保住了京師，延續了國祚。告老歸鄉後，江淵脫下功臣衣袍，取下勳勳桂冠，以一個普通學者的身份重返聖泉寺旁的栖清書院，給台下眾多的聖泉子弟講學授藝。

又是600多年過去，如今的聖泉街，法定的行政名稱是“重慶市江津區聖泉街道辦事處”，下轄三河、陡石、雙龍、中渡等村居，轄區內有多所大、中、小學校。一河之隔的几江灣，早已人口密布，由几江灣延伸出廣義的江津大地，戶籍人口已達150餘萬。（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

聖泉寺的巨石

合州吏目沈懷瑗兩次婉拒請托

□ 兰梦宁

合州，因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匯聚，山水相依而灵动万千；合州，因南宋時有抗击元蒙36年的釣魚城而聞名天下。

今人沿江拾石階登臨釣魚山，“釣魚城”題刻跃然眼前，題刻“筆鋒俊逸酣沉，使轉有致”，游人總會在此欣賞合影，流連忘返。此題刻的作者為沈懷瑗，據《合川縣志》載：“沈懷瑗，字方泉，浙江山陰縣人，以俊秀納粟為監生，加捐州吏目，乾隆四十二年，選授合州吏目。懷瑗性瀟灑，喜吟詠，喜與文學士周旋，所至留題，或乞為榜署，亦欣然書之，然不喜歡干預州署公事，亦不受人請托，州人士及官吏皆敬重焉。”

據傳，合州人汪某，其祖上曾在重慶府為官，家境殷實，閑來頗好舞文弄墨，也痴迷於書畫收藏，見有筆精墨妙者，定設法獲取。

一日，汪某偕友人登釣魚山，見得“釣魚城”題刻，筆力遒勁，欣喜，仰慕有加。經打聽，此題刻乃剛到任不久

的本州吏目沈懷瑗手筆。欲求沈之墨寶，汪某心急。可并不熟悉沈，如何求得？思來想去，汪某遂托在合州州署為官的友人張某，許以五百文從沈懷瑗處求賜“安富尊榮”題字。張某遵囑，前往沈懷瑗處，道明來意。沈笑而答之：“釣魚山題刻乃勉強而題之，吾之書法不過隨心所欲之筆觸，不足外揚也！更不足以重金所換。”張某听沈之話語，實為婉拒，只得掃興而復命。

汪某此計不成，再生一計，修書一封，借以邀沈懷瑗至合江樓小酌，現場題寫，豈不更妙？

沈懷瑗見得來信，已知深意，假以身體微恙，不便出行為由，并立念一聯：“明月清風舒朗抱，高山流水契蓮心”，托信使帶回，再次婉拒之，不卑不亢。

自那以後，沈懷瑗婉拒請托之事，在州里不脛而走，令時人傳頌，并敬仰之。

翻閱《合川縣志》，其中載有沈懷瑗的詩作兩首。其詩一為《步陳硯齋太守韻》：“峴首凭高處，雙江合匯流。



孤城猶屹峙，戍垒已全收。邈矣王張績，雄哉璉璞謀。明檉崇令典，臍膾妥春秋。”此詩勾勒了釣魚山的巍峨險峻，也贊揚了釣魚城保衛戰的功績。其詩二為《吊濮子墓》：“佳城何郁郁，古墓自朝昏。麥飯春風路，啼鶉夜月魂。尘埃孰挂劍，美矣兮朱門。零落荒丘里，殘碑性字存。”此詩蘊含着作者對濮子為保衛族人而敢於獻身的景仰。有道是“詩言志，歌詠言”，品味沈懷瑗的詩作，透出其作為一個異鄉人在合州為官，對合州人文的欽慕與推崇，其文人風骨盡顯。有此等胸襟與情懷，“州人士及官吏”豈有不敬重焉？

（作者系合川區文聯副主席、合川區民間文學家協會主席）